雷 鸣,程于真,陈竹君,等.添加黄土或古土壤降低猪粪温室气体综合排放效应[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9, 38(7): 1624–1632. LEI Ming, CHENG Yu-zhen, CHEN Zhu-jun, et al. Addition of loess or paleosol reduce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pig manure[J].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19, 38(7): 1624–1632.

添加黄土或古土壤降低猪粪温室气体综合排放效应

雷 鸣^{1,2},程于真^{1,2},陈竹君^{1,2},周建斌^{1,2*}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2. 农业部西北植物营养与农业环境重点实验室,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为了探究加土垫圈这一传统措施对控制畜禽粪便存贮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的作用,采用室内培养方法研究了添加黄土 与古土壤对猪粪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及可能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与猪粪处理相比,添加黄土或古土壤处理的CO₂累积排放量 降低了42.4%~64.3%,CH₄累积排放量降低了99.8%以上,但N₂O累积排放量增加了1.8~18.0倍,这与土壤对养分的保蓄作用及土 壤添加后碳、氮底物的变化有关。总体而言,添加黄土或古土壤处理的全球增温潜势为猪粪对照的38.1%~67.0%,有效减少了猪 粪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施用黄土相比,添加古土壤具有更好的减排效果,这与古土壤中具有吸附能力的物理性黏粒和游离态氧 化铁含量较高有关,说明添加物类型的选择对减少畜禽粪便存贮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家畜粪肥;温室气体;黄土;古土壤;全球增温潜势

中图分类号:X5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2043(2019)07-1624-09 doi:10.11654/jaes.2018-1459

Addition of loess or paleosol reduce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pig manure

LEI Ming^{1,2}, CHENG Yu-zhen^{1,2}, CHEN Zhu-jun^{1,2}, ZHOU Jian-bin^{1,2*}

(1.Colleg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Plant Nutrition and the Agri-environment in Northwest China,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act: Manure storage is an important process that influence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hen considering manure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of adding loess to livestock housing and its effects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 incubation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adding loess and paleosol to pig manu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umulative release of CO_2 and CH_4 decreased by 42.4%~64.3% and by more than 99.8%, respectively. Compared to the control(pig manure without the addition of loess or paleosol), the loess and paleosol treatments show a 1.8 to 18.0–fold reduction in the cumulative N_2O emissions because of their soil retention abilities and dilution effects. The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of loess or paleosol treatments was approximately 38.1%~67.0%,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control, indicating an effective reduction i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hen compared to the loess treatment, the paleosol treatment had a greater effect on emission reduction owing to the higher content of physical clay and free iron oxide present in paleosol. We conclude that the selection of a suitable additive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during manure storage.

Keywords: livestock manure; greenhouse gases; loess; paleosol;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全球变暖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养殖业产生的畜禽粪便是温室气体的重要来源。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牲畜的巨大阴影:环境问 题与选择》报告中指出^{III},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有9%的CO₂、37%的CH₄和65%的N₂O是由畜牧业造成的,其中畜禽粪便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

收稿日期:2018-11-22 录用日期:2019-02-26

作者简介:雷 鸣(1994—),男,河南三门峡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土壤碳、氮养分转化方面的研究。E-mail:hnsmxlm@foxmail.com

^{*}通信作者:周建斌 E-mail;jbzhou@nwsuaf.edu.cn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71295)

Project supported :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671295)

农业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10%,并呈持续上涨的趋势^[2]。

粪肥的施用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长期施用粪 肥不仅提高了作物产量,还改善了土壤理化及生物性 质^[3-4]。畜禽粪便类有机肥与化肥配合施用,可以协 调土壤有机、无机养分平衡,满足作物不同生育期的 养分需求^[5]。然而,近年来随着畜禽养殖规模的不断 扩大以及养殖方式的迅速转变,畜禽粪便已成为我国 环境的重要污染源之一^[6]。

目前我国畜禽养殖业每年的废弃物排放量约38 亿 t⁽⁷⁾,近20%的畜禽粪便未及时处理,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与破坏^[4]。因此,做好畜禽粪便的综 合管理与合理利用工作,对减少养殖过程中因畜禽粪 便引起的环境污染及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具有重要意 义^[8]。

畜禽粪便的管理过程主要分为室内处理、室外储 存和管理及还田利用3个阶段,对固液分离、厌氧发 酵、酸化贮存等多种管理方式而言,温室气体的排放 均主要来自室内与室外的储存及管理两个阶段¹⁹。 由于我国对于畜禽粪便的就地就近科学储存技术设 备的研究不足,同时缺乏高效输送设备的有效推 广^[10],因此,从传统畜禽粪便管理措施中借鉴经验与 启示尤为重要。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 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使用粪肥的经验。加土垫圈、施用 土粪是我国北方地区特别是黄土高原地区一种传统 的处理粪肥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利于保持畜禽圈舍 的清洁,而且对粪肥中的碳氮养分也具有较好的保蓄 作用^[11]。但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肥料不 足,对土粪这一传统有机肥的研究主要以其肥力作用 为主[12],对加土垫圈这一措施的环境效应缺乏相关研 究。在利用垫料的发酵床养殖模式在国内外得到推 广的今天[13-14],重新审视加土垫圈这一传统措施的肥 力与环境效益,为解决当前畜禽粪便造成的环境问题 提供借鉴。

黄土高原广泛分布的古土壤由于所受风化和淋 溶作用不同,与黄土在元素组成和理化性质上存在一

T-11. 1 TL -

定差异¹¹⁵¹,因此添加黄土与古土壤对畜禽粪便温室气体的排放可能具有不同影响。为了评估加土垫圈这种传统措施的温室气体释放特性与主要机理,本试验采用室内培养的方法,比较研究添加黄土与古土壤对猪粪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为畜禽粪便的优化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土壤采自陕西省杨凌示范区崔西沟东侧的 黄土-古土壤剖面,采集的土壤风干除杂后过2mm筛 于4℃环境下保存备用。所采黄土、古土壤样品的部 分理化性质如表1所示。

供试的新鲜猪粪采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畜牧教 学试验基地,取存放时间不超过24h的鲜样,其基本 理化性质为:有机碳348g·kg⁻¹,全氮30.9g·kg⁻¹,碳氮 比11.3,含水率71.7%,pH8.73。

1.2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室内好气培养的方法,将所采集的新鲜 猪粪与风干后的黄土和古土壤分别按照1:2、1:4和1:6 比例均匀混合,25℃下于250mL锥形瓶内培养,同时 设置单一猪粪、黄土与古土壤作为对照,共9个处理 (表2),每个处理重复3次。猪粪处理保持其原始含水 量,其余各处理均调节含水量在30%左右,各培养瓶 用带有透气孔的封口膜封口,以在保障好气环境的同 时防止水分散失。在培养开始的第1、2、3、4、5、7、9、 11、14、17、20、23、26、29、32、35、38、42、46、50 d采集 气体样品,每次采样结束后用称重法补充相应水分。

为了在测定理化性质的同时不对气体样品的采 集产生影响,另取相同比例猪粪与土壤混合后置于

表 2 气体测定试验设计 Table 2 Experiment scheme of GHGs determination

处理	处理 粪肥 Manure		黄土Loess				古土壤 Paleosol			
Treatments	CK1	1:2	1:4	1:6	CK_2	1:2	1:4	1:6	CK_3	
猪粪/g	15	15	15	15	0	15	15	15	0	
土壤/g	0	30	60	90	30	30	60	90	30	

表1 供试黄土和古土壤理化性质

1 2 1 2 1 2 2 1 1 1

	Table 1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foess and pareosol										
供试样品	有机质	全氮	速效磷	速效钾	硝态氮	铵态氮	碳酸钙	物理性黏粒	游离态氧	业主 面和	
Sample	Organic matter/	Total N/	Olsen-P/	Available K/	NO ₃ -N/	$NH_4^+-N/$	CaCO ₃ /	Physical clay	化铁Fe _d /	$\Gamma \sim 10^{-1}$	$_{\rm pH}$
types	$g \cdot kg^{-1}$	g•kg ⁻¹	mg∙kg ⁻¹	mg∙kg ⁻¹	mg∙kg⁻¹	mg∙kg⁻¹	g•kg ⁻¹	(≤0.01 mm)/%	g•kg ⁻¹	SBET/III • g	
黄土	3.24	0.51	9.11	152	21.5	2.94	128	27.7	7.19	26.1	8.47
古土壤	3.48	0.53	6.78	207	4.36	1.28	2.88	46.2	9.76	37.0	8.37

1625

1L培养瓶中进行培养(表3),培养过程中水分及温 度调控与上述采气过程保持一致。在培养开始的第 1、5、9、14、20、29、38、50d采集各处理样品10g,用于 pH及矿质态氮的测定。

表3 样品理化性质试验设计

m 11 0	E · ·	1 C	1 .	1 • 1		. •
Table 3	Experiment	scheme of	hasie n	hysicoc	hemical	nronerties
rabic 5	LAPOINTON	somethic or	Dasie p	ITYSICOC.	nonnoai	properties
	1			~		1 1

处理	粪肥 Manure	黄土Loess				古土壤 Paleosol			
Treatments	CK1	1:2	1:4	1:6	CK_2	1:2	1:4	1:6	CK3
猪粪/g	200	60	60	60	0	60	60	60	0
土壤/g	0	120	240	360	200	120	240	360	200

1.3 采样方法与室内分析

采集气体样品前,将装有样品的锥形瓶置于通气 环境中30 min,使瓶内气体浓度与室内大气浓度基本 平衡。采样时在瓶塞的玻璃管外端套上带有三通阀 的软管,并用同样带有三通阀的注射器抽取30 mL瓶 内气体,抽气前反复推拉注射器以混匀瓶内气体。第 一次取样完成后利用注射器抽取30 mL室内空气注 入瓶内以补充之前瓶中的气体损失¹¹⁶,之后密闭培养 1 h,按上述同样方法进行第二次抽样。采样结束后 将瓶塞打开,通气后封口放入培养箱中继续进行培 养。采集的气体样品存于提前抽成真空的采气袋中 保存待测。

气体样品在气相色谱仪(Agilent 7890B)上测定, CH₄与CO₂检测器为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检测器 温度250℃,载气为N₂,流速30 mL·min⁻¹;电子捕获检 测器(ECD)测定N₂O,检测器温度300℃,载气为N₂, 流速2 mL·min⁻¹;柱温55℃。

温室气体排放速率按以下公式计算:

 $F = \rho \times (\Delta c / \Delta t) \times (V/W) \times [273/(273+T)]$

式中:F为CO₂、CH₄、N₂O 排放通量; ρ 为标准状况下气体密度,CO₂、CH₄和 N₂O 的气体密度分别为 1.977、 0.717 kg·m⁻³和 1.977 kg·m⁻³; Δc 为时间变化 Δt 内培养瓶中气体的浓度变化量;V为培养瓶中气体的有效空间体积;W为培养瓶中样品烘干质量;T为培养时的温度。

各处理CO₂、CH₄和N₂O的累计排放量通过相邻 两次气体平均排放速率与排放时间的乘积累加计算 得出,相邻两次测定间总的排放量为:

 $M = \sum \left[(F_1 + F_2)/2 \right] \times 24 \times t \times m$

式中:M为CO₂累积排放量;F为CO₂、CH₄和N₂O的排 放通量;t为两次气体测定的间隔时间;m为各培养瓶 中样品的烘干质量。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第38卷第7期

由于 CO₂、CH₄和 N₂O 的增温效应不同,在大气中 停留时间也不同,因此需计算其全球增温潜势(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以评估不同体系温室气体 的综合效应。据IPCC 预估,在100年的时间范围内, 若以 CO₂的 GWP 值为 1,则 CH₄的 GWP 值为 28, N₂O 的 GWP 值为 265^[17]。参考蔡祖聪^[18]和 Hou 等^[19]所用方 法,计算各处理 GWP₁₀₀:

GWP₁₀₀=M(CO₂)+M(CH₄)×28+M(N₂O)×265 式中:M为各温室气体的累计排放量。

在进行相关性分析时,由于把黄土和古土壤作为 添加物,因此单独计算各处理中猪粪的温室气体综合 效应能更好地反映添加物的作用。添加黄土与古土 壤处理中的猪粪温室气体综合效应按下列公式进行 计算:

 $GWP_{3} = (GWP_1 - GWP_2 \times wt_1\%)/wt_2\%$

式中:GWP₁为各处理中猪粪与土壤的总增温潜势; GWP₂为黄土或古土壤对照(CK₂、CK₃)的增温潜势; wt₁%为黄土或古土壤在各处理中所占的质量百分 数;wt₂%为各处理中粪肥所占的质量百分数。

1.4 数据处理

利用 Microsoft Excel 2016 进行基础数据整理与 表格制作;SigmaPlot 12.0 进行图形绘制;SPSS 20.0 进 行统计分析。采用最小显著性差异法(LSD法)进行 多重比较;Pearson 相关分析用以确定GWP与各理化 因素间的关系。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 pH 的变化

如图1所示,猪粪处理pH整体呈上升趋势,培养 期间共上升0.61个单位。添加黄土或古土壤的处理 pH先缓慢上升,随后逐渐下降,培养期间各处理pH 始终显著低于猪粪处理(P<0.05)。培养结束时,添加 黄土或古土壤各处理的pH随着土壤添加比例的增加 而降低,且添加黄土处理的pH均高于古土壤处理,这 可能与黄土中较高的碳酸盐起到的缓冲作用有关。

2.2 不同处理矿质态氮的变化

猪粪处理铵态氮含量在培养前23d呈上升趋势, 随后逐渐下降,培养结束时较培养前降低了20.6% (图2a)。由于土壤的稀释效应,添加黄土或古土壤 各处理的初始铵态氮含量显著降低(P<0.05)。培养 结束时,古土壤1:2处理铵态氮含量较培养前下降了 84.4%,其余添加黄土或古土壤处理的铵态氮含量均 降低98%以上。

2019年7月

鸣,等:添加黄土或古土壤降低猪粪温室气体综合排放效应 雷



图1 试验过程中各处理pH值的变化

Figure 1 Changes of pH in each treatment during incubation

猪粪处理硝态氮含量在培养前30d基本保持平 稳,随后迅速增加(图2b)。添加黄土或古土壤处理 的硝态氮含量显著增加,各处理培养结束时的硝态氮 含量均随土壤添加比例的提高而降低。添加黄土和 古土壤后硝态氮含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添加黄土 处理的硝态氮变化更迅速,且不同添加量处理间的差 异更大。

2.3 不同处理温室气体排放速率的动态变化

添加黄土或古土壤均显著降低了猪粪的CO2排 放速率,且古土壤处理的排放速率较低(图3a)。古 土壤1:2、1:4与1:6处理的CO2峰值依次为87.9、 38.2、18.7 mg·kg⁻¹·h⁻¹,较同比例黄土处理分别降低 21.6%、23.8%和27.6%。猪粪CH4排放速率于第2d 时达到峰值1163 μg·kg⁻¹·h⁻¹,之后呈缓慢下降趋势 (图 3b)。添加黄土或古土壤各处理的 CH₄释放速率 较低,在培养的前42d均与猪粪对照处理存在显著差 异(P<0.05)。

在培养的前35d,猪粪N2O净排放速率为负值. 最低为-3.16 μg·kg⁻¹·h⁻¹(图 3c),表明该阶段几乎没 有 N₂O 的生成且存在 N₂O 被转化的现象, 这与猪粪硝 态氮的变化基本相符。添加黄土或古土壤改变了猪 粪的 N₂O 释放特性,培养第4 d 时出现 N₂O 排放峰。 古土壤3个处理的N₂O峰值较小,较同比例黄土处理 依次降低 77.2%、68.1%、51.5%。随着培养进行,黄 土与古土壤1:2处理排放速率持续上升,先后于第 26 d 和第42 d 出现第二个更高的峰值, 分别为54.4 μg·kg⁻¹·h⁻¹和84.9 μg·kg⁻¹·h⁻¹;其余各处理在第1个 峰值结束后排放速率基本保持稳定,未出现新的 N-O 排放峰。

2.4 添加黄土或古土壤对猪粪温室气体累积排放量 的影响

猪粪CO₂累积排放量最高为1213±91.2 mg,添加 不同比例黄土或古土壤均可显著降低猪粪的CO2累 积释放量,其中添加古土壤的3个处理减排效果更 好,可降低54.2%~64.3%的CO2累积排放量(图4a)。 随着黄土或古土壤添加比例的提高,CO2累积排放量 逐渐降低。由图4b可以看出,添加黄土或古土壤极 显著地降低了猪粪的CH4排放量(P<0.01),降幅均在 99.8%以上,但添加黄土与古土壤处理间的CH4累积 释放量差异不显著。

图4c表明,除1:4比例施用古土壤处理外,添加 不同比例的黄土或古土壤均显著增加了猪粪的N₂O 累积排放量(P<0.05),且1:2比例施用黄土或古土壤 处理的N₂O累积排放量均高于相同土壤类型下的其 他处理。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土壤添加比例对N₂O累 积排放量影响显著,日土壤类型和添加量对N₂O累积



Figure 2 Changes of mineral nitrogen in each treatment during incubation

1628

2.5 添加黄土或古土壤对全球增温潜势的影响

表4结果表明,添加黄土或古土壤显著降低了猪 粪处理的增温潜势。各处理中CO₂均是主要的温室 气体排放种类,对增温潜势的贡献占71.7%以上。添 加黄土或古土壤处理的N₂O所占贡献仅次于CO₂,占 增温潜势的5.1%~28.2%。猪粪处理中N₂O所占贡献 最低,CH₄贡献相对较高。

古土壤1:4和1:6处理的增温潜势显著低于相同 比例的黄土处理(P<0.05)。同一土壤类型下1:6处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第38卷第7期

理增温潜势较1:4处理无显著差异。将黄土与古土 壤添加量及土壤类型作为两个因素进行方差分析(表 5),结果表明黄土与古土壤的性质差异及添加比例均 对猪粪温室气体的排放具有极显著的影响,但两者对 增温潜势的交互作用未达显著水平。

2.6 添加黄土或古土壤后各因素与猪粪温室气体排 放的相关性

将添加黄土与古土壤后样品的总碳、全氮、pH等 指标分别与各处理中猪粪的3种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



大写字母表示在 0.01 水平上差异显著 Lowercase letters and upp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and P<0.01 between different treatments

图4 试验过程中各处理 CO_2 、 CH_4 、 N_2O 的累积排放量

Figure 4 Cumulative emission of CO_2 , CH_4 and $\mathrm{N}_2\mathrm{O}$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during incubation

相关性分析发现(表6),添加黄土与古土壤后猪粪的 CO₂、CH₄和N₂O排放量均与样品总碳和全氮的含量呈 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碳氮比与猪粪N₂O排放量呈极 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与CO₂和CH₄排放无明显相 关性。铵态氮与3种温室气体释放量均呈正相关关 系,其中与CO₂和N₂O的相关性达极显著水平。pH和 硝态氮与3种温室气体间的相关性均不显著。

表4 各处理温室气体所占贡献及全球增温潜势

Table 4 The contribution of GHGs and their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处理 Treatments	CO2对GWP的 贡献 Contribution of CO2 to GWP/%	CH₄对GWP的 贡献 Contribution of CH₄ to GWP/%	N ₂ O对GWP的 贡献 Contribution of N ₂ O to GWP/%	GWP
黄土1:2	82.28	0.011	17.71	$850.3\mathrm{b}$
黄土1:4	88.73	0.014	11.25	$669.7 \mathrm{bc}$
黄土1:6	87.23	0.004	12.77	642.3c
古土壤1:2	71.73	0.046	28.22	774.1b
古土壤1:4	94.79	0.046	5.16	499. 1d
古土壤1:6	89.70	0.060	10.24	482.7d
猪粪	95.63	3.245	1.13	1 268.1a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之间在0.05水平上差异显著。

Note: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between different treatments.

表5 黄土、古土壤添加量和土壤类型对猪粪温室 气体影响的方差分析(F值)

Table 5 Variance analysis of loess/paleosol additions and types on greenhouse gases in pig manure

因素	温室气	CWD		
Factors	CO ₂	CH_4	N ₂ O	GWP
添加量	17.06**	0.27ns	25.02**	24.35**
土壤类型	48.26**	6.92*	0.08ns	17.54**
交互作用	0.14ns	0.26ns	4.683*	0.85ns

注:*,**分别表示显著水平达5%和1%;ns,无显著性差异(P>0.05),下同。

Note: * significant at P<0.05; ** significant at P<0.01; n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below.

3.1 猪粪贮存阶段的温室气体释放特性

有研究发现,CH4是猪粪存贮阶段的主要温室气体类型,而在还田利用阶段N2O则成为主要的温室气体来源^[20-21]。本研究中CO2与CH4的累积排放量在前14d分别占总排放量的48%~61%和77.4%以上,N2O排放主要集中在后期,这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可见实际生产中根据管理方式与管理时期的差异对温室气体进行针对性的管理有助于更好地解决畜禽粪便的温室气体问题。

本研究中各处理 CO₂贡献占增温潜势的 70% 以上,是主要的温室气体(表4)。虽然目前常把畜禽粪 便产生的 CO₂作为可被植物光合利用抵消的部分不 纳入统计^[22],但由于含碳化合物的合成途径存在内部 的相互联系,不同畜禽粪便管理模式也会造成温室气 体排放的显著差异^[23-24],因此为了避免不恰当地评估 畜禽管理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在相关研究中宜将 CO₂ 纳入畜禽粪便温室气体范畴^[25-26]。

3.2 添加黄土或古土壤对猪粪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添加不同比例的黄土或古土壤降低 了猪粪42.4%~64.3%的CO2排放与99.8%以上的CH4 排放(图4a和图4b),有效控制了猪粪的温室气体排 放,这与加入黄土或古土壤后其对粪肥中有机碳起到 的保护作用有关。有研究发现,土壤对有机质的固定 作用主要是由于土壤的物理、化学与生物化学保护作 用对外源有机质的分解与转化产生了影响[27-29]。本 研究发现,相同比例下施用黄土与古土壤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也存在差异,这可能是黄土与古土壤的物理性 黏粒和游离态氧化铁含量的差异造成的。Mikutta 等^[30]研究表明,土壤中的黏土矿物和铁、铝氧化物可 以与有机质结合成有机-无机复合体,进而对有机物 质产生物理保护作用。其他学者研究也表明,黄土与 古土壤中的游离态氧化铁与黏粒对有机碳的固定具 有重要作用^[31]。本试验供试古土壤粒径的比表面积 更大,具有相对较强的吸附能力,更有利于减少猪粪

表6 黄土、古土壤添加后各因素与猪粪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性

Table 6 Relationships between GHGs and factors with loess/paleosol additions

温室气体 GHGs	总碳 Total C	全氮 Total N	碳氮比C/N	рН	铵态氮 Ammonium N	硝态氮 Nitrate N
CO ₂ (<i>n</i> =18)	0.708**	0.754**	0.100ns	0.440ns	0.772**	0.246ns
CH ₄ (<i>n</i> =12)	0.707*	0.628*	0.505ns	0.499ns	0.507ns	-0.019ns
$N_2O(n=16)$	0.855**	0.649**	0.668**	0.467ns	0.728**	-0.134ns

³ 讨论

温室气体的排放。

畜禽粪便的有机物分解可以分为有机物的好氧 分解、尿素在酶作用下的水解和厌氧分解3种类 型^[26],因此本试验中除土壤自身对外源有机碳的保护 作用外,土壤施用量的不同对pH、含水率、可利用碳 氮底物等因素的改变可能也会对相关酶和微生物产 生影响,进而可能影响温室气体的排放。本试验中添 加黄土与古土壤的处理中3种温室气体排放量与pH 的相关性均不显著,CO₂与CH₄和碳氮比间相关性也 未达显著水平,仅与碳、氮总量水平显著相关,可见黄 土或古土壤添加后对粪肥碳、氮的稀释作用也是造成 各处理间温室气体排放差异的原因,其他理化因素的 影响相对有限。

由于 CH4产生一般需要极端的还原条件,而在 O₂ 充足的环境中更易发生 CH4被甲烷氧化菌氧化的过 程^[32-33],因此本试验中除土壤自身对外源有机碳的保 护作用外,施用黄土或古土壤降低了猪粪可利用有机 碳含量并改善了通气条件,也会抑制 CH4的排放^[34-35]。 朱新梦等^[36]研究也发现在覆盖堆肥期间进行额外的 通风和翻堆管理可以降低 53.4% 的 CH4 累积排放量, 其原理也是改善了通风条件、提高了堆肥中 O₂含量 进而抑制 CH4的排放。

本研究中猪粪处理的N-O排放水平较低,添加黄 土或古土壤增加了N₂O的排放(图3c,图4c),这主要 是由于猪粪水分含量较高、通气状况不佳,限制了硝 化作用进行,同时较低的硝态氮底物含量也影响了反 硝化作用^[37]。虽然黄土或古土壤添加的稀释效应降 低了各处理的初始铵态氮含量,但添加黄土或古土壤 处理的硝态氮含量在培养前期便快速上升,而猪粪处 理硝态氮含量则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图2),这表明黄 土与古土壤的添加促进了硝化作用的进行,与稀释效 应相比,添加黄土或古土壤对环境因素的改变是影响 氮素转化的主要因素。本试验中添加黄土与古土壤 处理硝态氮变化速率与变化量存在差异(图2b),可 能是土壤质地的不同对有机碳的分解速率及产生 N₂O的微生物基质供应产生了影响。一般情况下,颗 粒粗、透水性好的土壤有利于硝化作用,反之则有利 于反硝化作用^[38]。由于古土壤黏粒含量较高(表1), 前期硝化作用相对较弱(图 2b), N₂O 生成量相对 较低。

3.3 加土垫圈、堆制土粪的综合效应

本研究表明,向畜禽粪便中添加黄土与古土壤有 效降低了粪肥中CO2与CH4的排放,虽然N2O排放量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第38卷第7期

增加,但随着黄土与古土壤施用量的提高,各处理增 温潜势逐渐降低,可见加土垫圈这种措施有效降低了 猪粪的温室气体排放。传统生产中垫圈过程的土壤 添加量一般占总量的50%~90%,过高的土壤添加量 意味着土粪养分有效性的降低以及劳动力的大量投 入,这不仅增加了经济成本与管理难度,而且对减少 畜禽粪便温室气体排放无明显效果,易造成"黄土搬 家"^凹。但加土垫圈、堆制土粪作为一种传统的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方式,在其特定历史时期对农业生产及 生态保护的贡献不可否认,在畜禽粪便贮存阶段通过 垫料及施用添加物的途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方式 也值得借鉴。在当前畜禽粪便管理过程中,借鉴土壤 垫圈过程的传统经验,进一步选择便捷易得且保蓄能 力更强、减排效果更好的添加物以降低因畜禽粪便处 置不当造成的环境风险,值得深入研究。

4 结论

(1)与猪粪对照相比,添加不同比例的黄土或古 土壤培养期间 N₂O 排放量增加了 1.8~18.0倍,但 CH₄ 与 CO₂排放量分别降低了 42.4% 和 99.8% 以上。综合 来看,添加一定比例的黄土或古土壤可以降低猪粪存 贮过程中 33.0%~61.9% 的增温潜势,是一种有效减少 畜禽粪便废弃物温室气体综合排放效应的利用方式。

(2)土壤类型及添加量均是影响畜禽粪便温室气体综合排放效应的重要因素。土壤用量对猪粪 CO2 与 N2O 的排放影响显著,土壤类型差异则对 CO2 与 CH4的排放产生显著影响,且两者对 N2O 的排放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参考文献:

- FAO. Livestock 's long shadow: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options[R]. Rome: FAO, 2006.
- [2] Owen J J, Silver W 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dairy manure management: A review of field-based studies[J]. *Global Change Biolo*gy, 2015, 21(2):550-565.
- [3] 李江涛, 钟晓兰, 赵其国. 畜禽粪便施用对稻麦轮作土壤质量的影响[J]. 生态学报, 2011, 31(10):2837-2845.
 LI Jiang-tao, ZHONG Xiao-lan, ZHAO Qi-guo. Enhancement of soil quality in a rice-wheat rotation after long-term application of poultry litter and livestock manure[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1, 31(10): 2837-2845.
- [4] Chadwick D, Jia W, Tong Y, et al. Improving manure nutrient management towards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in China[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2015, 209:34-46.
- [5] 周建斌. 作物营养从有机肥到化肥的变化与反思[J]. 植物营养与肥

料学报,2017,23(6):1686-1693.

ZHOU Jian-bin. Reconsideration of the changes of plant nutrition from organic fertilizers to chemical fertilizers[J]. *Journal of Plant Nutrition and Fertilizer*, 2017, 23(6):1686–1693.

[6] 陈 芬, 李 伟, 刘奋武, 等. 3 种畜禽粪便产气特性差异分析[J]. 环 境工程学报, 2015, 9(9):4540-4546.

CHEN Fen, LI Wei, LIU Fen-wu, et al. Gas-producing variance analysis of different animal manures[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15, 9(9):4540-4546.

[7] 印遇龙.大力发展生态养殖撬动大农业循环发展[J].中国畜牧兽医 文摘,2017,33(3):8.

YIN Yu-long. Vigorously develop ecological breeding and promote circula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J]. *Chinese Abstracts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2017, 33(3):8.

- [8] Petersen S O, Blanchard M, Chadwick D, et al. Manure management for greenhouse gas mitigation[J]. Animal, 2013, 7(Suppl2):266-282.
- [9] Wang Y, Dong H, Zhu Z, et al. Mitigating greenhouse gas and ammonia emissions from swine manure management: A system analysi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7, 51(8):4503-4511.
- [10] 隋 斌, 孟海波, 沈玉君, 等. 丹麦畜禽粪肥利用对中国种养结合 循环农业发展的启示[J]. 农业工程学报, 2018, 34(12):1-7. SUI Bin, MENG Hai-bo, SHEN Yu-jun, et al. Utilization of livestock manure in Denmark and its inspiration for planting-breeding combined circula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18, 34(12):1-7.
- [11] 师倩云,李雪松,孟 延,等.加入不同比例黄土对粪肥碳、氮养分保蓄的影响[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16,35(5):999-1005.
 SHI Qian-yun, LI Xue-song, MENG Yan, et al. Effects of loess additions on carbon and nitrogen retention in manures[J].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16, 35(5):999-1005.
- [12] 刘更另,陈福兴,张启昭.加土垫圈沤制厩肥的研究[J].土壤通报, 1966(2):11-14.
 LIU Geng-ling, CHEN Fu-xing, ZHANG Qi-zhao. The study of loess

addition to swine lots for the retting of barnyard manure[J]. Chinese Journal of Soil Science, 1966(2):11-14.

[13] Chen Q, Liu B, Wang J, et al. Diversity and dynamics of the bacterial community involved in pig manure biodegradation in a microbial fermentation bed system[J]. Annals of Microbiology, 2017, 67:491–500.

[14] 胡海燕,于 勇,张玉静,等.发酵床养猪废弃垫料的资源化利用 评价[J].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2013, 19(1):252-258.
HU Hai-yan, YU Yong, ZHANG Yu-jing, et al. Evaluation on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litters in pig-on-litter farming system[J]. Journal of Plant Nutrition and Fertilizer, 2013, 19(1):252-258.

- [15] 刘东生.黄土与环境[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5.
 LIU Dong-sheng. Loess and environment[M].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85.
- [16] Plaza-Bonilla D, Cantero-Martínez C, Álvaro-Fuentes J. Soil management effects on greenhouse gases production at the macroaggregate scale[J]. Soil Biology & Biochemistry, 2014, 68(1):471-481.
- [17] IPCC. Climate change 2007: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PCC[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8] 蔡祖聪.水分类型对土壤排放的温室气体组成和综合温室效应的影响[J].土壤学报, 1999, 36(4):484-491.
 CAI Zu-cong. Effects of water regime on CO₂, CH₄ and N₂O emissions and overall potential for greenhouse effect caused by emitted gases[J]. *Acta Pedologica Sinica*, 1999, 36(4):484-491.
- [19] Hou H, Chen H, Cai H, et al. CO₂ and N₂O emissions from Lou soils of greenhouse tomato fields under aerated irrigation[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16, 132;69-76.
- [20] Dong H, Zhu Z, Zhou Z, et 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swine manure stored at different stack heights[J]. Animal Feed Science & Technology, 2011, 166/167(7):557-561.
- [21] Rodhe L K K, Abubaker J, Ascue J, et 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pig slurry during storage and after field application in northern European conditions[J]. *Biosystems Engineering*, 2012, 113(4): 379– 394.
- [22] Dennehy C, Lawlor P, Jiang Y, et 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different pig manure management techniques: A critical analysis[J]. *Frontier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ngineering*, 2017, 11 (3): 3– 18.
- [23] 陈瑞蕊, 王一明, 胡君利, 等. 畜禽粪便管理系统中甲烷的产排特 征及减排对策[J]. 土壤学报, 2012, 49(4):815-823.
 CHEN Rui-rui, WANG Yi-ming, HU Jun-li, et al. Methane emission and mitigation strategies in animal manure management system[J]. Acta Pedologica Sinica, 2012, 49(4):815-823.
- [24] Mazzetto A M, Barneze A S, Feigl B J, et al. Temperature and moisture affect methane and nitrous oxide emission from bovine manure patches in tropical conditions[J]. *Soil Biology & Biochemistry*, 2014, 76:242-248.
- [25] Ahn H K, Mulbry W, White J, et al. Pile mixing increase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during composting of dairy manure[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1, 102(3):2904–2909.
- [26] Philippe F X, Nicks B. Review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pig houses: Production of carbon dioxide, methane and nitrous oxide by animals and manure[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2015, 199:10-25.
- [27] Rovira P, Vallejo V R. Physical protection and biochemical quality of organic matter in mediterranean calcareous forest soils: A density fractionation approach[J]. Soil Biology & Biochemistry, 2003, 35(2):245– 261.
- [28] 刘满强, 胡 锋, 陈小云. 土壤有机碳稳定机制研究进展[J]. 生态 学报, 2007, 27(6):2642-2650.
 LIU Man-qiang, HU Feng, CHEN Xiao-yun. A review on mechanism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stabilization[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7, 27(6):2642-2650.
- [29] Cui J, Li Z, Liu Z, et al. Physical and chemical stabilization of soil organic carbon along a 500-year cultived soil chronosequence originating from estuarine wetlands: Temporal patterns and land use effects [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2014, 196(14):10-20.
- [30] Mikutta R, Schaumann G E, Gildemeister D, et al. Biogeochemistry of mineral-organic associations across a long-term mineralogical soil

gradient(0.3-4100 kyr), Hawaiian Island[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09, 73(7):2034-2060.

[31] 师焕芝,李福春,孙旭辉,等.洛川黄土/古土壤中有机碳的分布特 征及其与粘土矿物的相关性[J].中国地质,2011,38(5):1355-1362.

SHI Huan-zhi, LI Fu-chun, SUN Xu-hui, et al. Distribution of organic carbon in the Luochuan loess/paleosol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lay minerals[J]. *Geology in China*, 2011, 38(5):1355-1362.

- [32] 续勇波, 蔡祖聪, 雷宝坤. 亚热带土壤反硝化过程中 NO₅-N对 CH4 排放的影响[J]. 环境科学, 2008, 29(12):3513-3519.
 XU Yong-bo, CAI Zu-cong, LEI Bao-kun. Effects of NO₃-N on CH4 emission during denitrification in subtropical soil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08, 29(12):3513-3519.
- [33] Rodhe L K K, Ascue J, Willén A, et 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storage and field application of anaerobically digested and nondigested cattle slurry[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2015, 199:358-368.
- [34] Yamulki S. Effect of straw addition on nitrous oxide and methane emissions from stored farmyard manures[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2006, 112(2):140-145.

- [35] Wang J, Duan C, Ji Y, et al. Methane emissions during storage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from cattle manure in Tianji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10, 22(10):1564-1569.
- [36] 朱新梦, 董雯怡, 王洪媛, 等. 牛粪堆肥方式对温室气体和氨气排放的影响[J]. 农业工程学报, 2017, 33(10):258-264.
 ZHU Xin-meng, DONG Wen-yi, WANG Hong-yuan, et al. Effects of cattle manure composting methods on greenhouse gas and ammonia emissions[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17, 33(10):258-264.
- [37] 曾泽彬,朱 波,朱雪梅,等.施肥对夏玉米季紫色土 №0 排放及 反硝化作用的影响[J].土壤学报, 2013, 50(1):130-137. ZENG Ze-bin, ZHU Bo, ZHU Xue-mei, et al. Effects of fertilization on №0 emission and denitrification in purple soil during summer maize season in the Sichuan basin[J]. Acta Pedologica Sinica, 2013, 50(1):130-137.
- [38] 刘秋丽, 马娟娟, 孙西欢, 等. 土壤的硝化-反硝化作用因素研究进展[J]. 农业工程, 2011, 1(4):79-83.

LIU Qiu-li, MA Juan-juan, SUN Xi-huan, et al. Reasearch advancement on soil nitrification-denitrific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J].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11, 1(4):79–83.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第38卷第7期